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洲黑人奴隶创建的共和国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6)

第五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在整个西半球的非洲黑人奴隶抗暴史上唯一革命成功的“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这场革命发生在加勒比海圣多明戈(Saint-Dominguez)，“圣多明戈”在革命成功后，改名为“海地”。

海地暴力独立革命事件由1791年8月22日开始，直至1804年1月1日为止，长达13年又4个月，法兰西帝国动员了6万名正规军，86艘战舰，海地非洲黑人奴隶动员5万名正规军，后援部队高达10万人次。

这次革命伤亡之大，代价之高，在加勒比海是绝无仅有的：法兰西帝国军队战死3万7千人，因为黄热病(Yellow Fever)而死亡两万人，共5万7千人；海地非洲黑人奴隶军战死8万人，老百姓伤亡超过10万人。

这场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革命，导致在西半球诞生了第一个由非洲黑人奴隶创建的“海地共和国(Republic of Haiti)”，并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开创了全世界第一个由非洲黑人奴隶自我废除奴隶制度，自我挣断枷锁，勇敢建国的先例，意义重大。

导致海地爆发独立革命的原因有六：第一，法兰西帝国主义殖民地政府的高压残暴统治以至于官逼民反；第二，法兰西白人奴隶主的过度虐待非洲黑人奴隶的行为；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使自由、人权的理想春风吹进了海地非洲黑人奴隶的心里；第四，法兰西帝国政权的威望江河日下，失去了值得向之效忠的价值；第五，法兰西帝国首先动用武力镇压和屠杀起义的非洲黑人奴隶，导致被压迫与镇压者没有了选择，只得性命相拼；第六，在海地的白人奴隶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早就厌倦了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地压榨政策，多次意图脱离法兰西帝国而独立。

有关海地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十四世纪末，来自西班牙帝国的哥伦布于1492年12月5日发现了这个岛屿，当他登岸后，迅速地宣布海地为西班牙帝国所有，为之起名为“西班牙之岛(La Isla Espanola)”，后来又改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留下了几位官员管理后离去。

当哥伦布于1493年重返海地时，发现那几位官员已经不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历史学家的估计是被当地的土人煮着吃了。为了慎重起见，这次哥伦布留下自己的哥哥巴尔托洛梅奥·哥伦布(Bartolommeo Columbus)为临时长官后才离去。

海盗的彪悍与横行，对西班牙官民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帝国政府下令，在海地的居民，必须搬到接近首都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的地方，以便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保护。这个不切实际的命令，造成了海地除了首都以外的地区为真空状况，这给予英国、荷兰和法兰西海盗们一个可乘之机，他们在海地岛的东边与西边建立了海盗基地。

法兰西海盗于1625年在海地的托尔图加(Tortuga)建立了海盗根据地，他们靠着打劫西班牙商船和猎杀野牛为生，1659年，法国皇帝路易斯十四(King Louis XIV)下令派官员前往进驻和管理。

1664年法兰西国国营的西印度公司(French West India Company)正式接管海地的西半边，1670年，法国又宣布拥有海地岛的中部，建立永久移民居留地，并为该地取名为“法兰西角(Cap Francois)”。

在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后，法兰西与西班牙在荷兰赖斯韦克市(Ryswick)进行双边谈判，达成协议，于1697年9月20日签字。西班牙将海地中部靠西的33%土地割让予法兰西，自此海地一分为二，分属西班牙和法兰西，史称为《赖斯韦克条约(Treaty of Ryswick)》。

法兰西自此在海地成为一方霸主，1789年时，法兰西白人在圣多明戈拥有33%的农场，和25%的非洲黑人奴隶，成为法兰西帝国众多的海外殖民地中最大的经济利益来源。

海地是除了加拿大之外，唯一使用法语为法定语言的西半球国家。在这个10,714平方哩的岛屿上，居住着大约1,000万西半球最贫穷的人民，从1804年独立以来就是个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几乎就没有稳定过的国家，最为世人记忆犹新的天灾是2010年1月12日的7级大地震，导致了32万人民的死亡。

海地的历史上，在法国白人的经营下，海地曾经是法国最富裕的海外殖民地，海地的收益养活了法兰西1万5千名军队的开销，和1千艘战船的供给，海地对法兰西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海地的肥沃土地和宜人气候，是种植甘蔗、咖啡、烟叶、棉花、剑麻、靛青、可可豆、水果和蔬菜的理想地。1767年，海地出口了720万磅原糖、510万磅的成品糖、100万磅的靛青和200万磅的棉花。

1780年，海地供应着全欧洲40%的成品糖和60%的咖啡。这个与美国马里兰州大小一样的海岛国家的糖和咖啡产量，是大英帝国所有其它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产量的总和，是法国海外殖民地中最富有的领土，素有“安地列斯群岛上的珍珠(Pearl of the Antilles)”之称。

这种奴隶种植经济之庞大，可由如下的数字里显示出来。根据海地共和国政府的文件记录，在1789年时，在海地岛上有着793座甘蔗农场、3,117座咖啡豆农场、789座棉花农场和182座甘蔗郎姆酒厂。

海地的人口基本上是由四大类组合而成，法国白人、自由黑人、马隆群落和非洲黑人奴隶。海地的人口是充满了炸药式的组合，在1824年时，全岛的人口是93万5百人，其中非洲黑人奴隶是81万9千人，混血的马隆群落是10万500人，印第安红人是1千500人，外国人是1万人，而白种人只有500人。

在海地的白人人口，在最高峰时期也不过3万5千人而已，如此的族群，如此的压迫，如此的侮辱人性，如此的以500人次去奴役90万人，有可能会和平共处吗？如果不发生革命才是怪事呢！

1770年，北美的英国13个殖民地居民开始在各个领域里酝酿要革英国帝国主义的老命的消息传到了法兰西，为了避免被革命的野火波及，法兰西政府下令海地不得与除了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贸易关系，法兰西成为海地唯一的进出口国家，这个命令使法国更加的依赖海地的物资和经济。

法兰西对海地的这种垄断式的独裁贸易法，正是大英帝国主义压迫北美13个殖民地手段的翻版，不压迫出革命，才是不正常的事。等到北美13个殖民地联手奋起抵抗大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宣布独立后，法兰西不但不知顺应民意，悬崖勒马，而且更进一步的加强压迫手段，于是，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一样，海地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在海地的法兰西白人分为两大类：有钱有权的农场主和普通的没钱没权的居民，后者多数是些商人、教师、神职人员等的中层阶级。导致海地法兰西白人农场主厌恶法兰西政府的主要原因是禁止他们与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通商，这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于是他们多不理睬法兰西政府的《禁商令》，依然贸易如故，这个矛盾使这些法兰西白人开始产生反叛之心，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达到独立的目标，海地的法兰西白人稀有地、有条件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与自由黑人、非洲黑奴和马隆群落组成了联合阵线，共同对付法兰西，可是他们在骨子里继续意图控制非洲黑人奴隶的政策丝毫没改，这埋下了在革命时期海地黑人奴隶们大肆屠杀法兰西白人作为报复的种子。

非洲黑人奴隶的免费劳动力，填补了海地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危机，1783年至1791年间，海地从非洲进口了79万名非洲黑人奴隶，并且以每年1万5千名的速度增加，到了1786年，以每年2万8千名人次的速度增加，1787年后，以每年4万名人次的速度增加。1789年，全海地岛只有3万5千名白人农场主，却有着50万名非洲黑人奴隶。

法兰西的白人奴隶主，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无人道的奴隶主了，为了控制住非洲黑人奴隶，他们用最恐怖的手段来处置犯了规矩的非洲黑人奴隶，花样之多，叫人闻之发指。他们可以随意地强奸任何一位他们看得上眼的非洲女黑人奴隶，对稍有过错的非洲黑人奴隶，就罚他们吃屎、喝尿、鞭打、剥皮、上下倒吊、吞食蠕虫和活喂蚂蚁等，如此惨绝人寰的手法，法兰西白人奴隶主却视之为其乐无比的娱乐节目。

至于死刑，则花样繁多，数不胜数，其中最残忍的是将孕妇捆绑在木桶里，从山顶推下来，等她受尽肉体的痛苦与折磨后，才掉进万丈深渊里摔死。刀割、活埋、油炸、水煮，是家常便饭，钉十字架与五马分尸，兴之所致，随意为之。

法兰西白人奴隶主们认为这是他们控制非洲黑人奴隶的不二法门，其实不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是在自掘坟墓，是在培养革命，是在向人性忍耐的极限挑战。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海地的50万非洲黑人奴隶成为炸毁法兰西帝国主义的一颗定时炸弹。他们是奴隶世界里最为悲惨的一群，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里，英国奴隶主的“再不听话就将你卖到海地去”的威胁话，经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恐吓效果，由此可见海地法兰西奴隶主的嘴脸是何等的丑陋。

数以千计的非洲黑人奴隶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生活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干脆往深山里逃命，人数多了以后，居然自成体系，群集而居，互保活命。在这群逃亡的非洲黑人奴隶中，有一个叫做弗朗索瓦·麦克康达尔(Francois Mackandal)的奴隶，最具有代表性。有关此人个人的历史资料已经无从考证，在数本小说和电影里都有提及这位海地的独臂民间游击队领袖。后来海地政府为了纪念他，特在海地的20¢硬币上铸有他的肖像。

麦克康达尔是来自非洲几内亚(Guinea)的黑人奴隶，在他12岁时被绑架到海地为奴隶前，是受过教育的，他能说写流畅的阿拉伯语言，因此有历史学家怀疑他是回教徒。在他老家有一种非洲传统宗教祭神的巫毒巫师(Vodou Houngan)，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功夫就是知道如何从荒山野岭的植物里，提取一些无色无味但剧毒无比的液汁，吃之必死。

在法国白人的规矩中，黑人尤其是黑人奴隶是不允许有爱情观的。麦克康达尔在海地的甘蔗农场里劳动，当他的白人奴隶主发现他居然敢爱上另外一位非洲黑人女奴隶时，用50皮鞭的手段来惩罚之，这是一种几近死刑的刑罚。

麦克康达尔虽然没被皮鞭打死，但却被打断了左臂，奴隶主以为他已经死了，把他丢到荒野喂狗，可是大难不死的麦克康达尔逃往深山，组织了游击队，联合其他逃亡的非洲黑人奴隶，发誓报仇。

麦克康达尔将毒药分发给尚在甘蔗农场里的非洲黑人奴隶，教他们将毒药放进清水和食物里，毒毙了一大批白人奴隶主。他的一位女同志被治安当局抓获，酷刑毒打之下，她将麦克康达尔的藏身地点供了出来，导致他

在一次亲自出面下毒前被拘捕，1758年1月20日，法国殖民地法庭把他在海地圣多明戈法兰西角市场前，公开用柴火活生生烧死。

海地白人殖民地政府点燃了烧死麦克康达尔的火苗，也点燃了非洲黑人奴隶发动革命斗争的火花。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其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吹遍了整个巴黎，吹遍了整个法国，吹遍了整个欧洲，吹遍了全世界，当然也吹到了海地殖民地的非洲黑人奴隶的耳朵里！

早在1790年3月“巴士底监狱”暴动的前十天，在两位富有的人权运动者文森特·奥戈(Vincent Oge)和朱利恩·赖蒙德(Julien Raimond)的奔走呼吁下，法兰西帝国议会(The National Assembly)通过了赋予法国海外殖民地所有公民公平的人权与政治权利。

奥戈和赖蒙德是法兰西帝国“黑人之友协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Blacks)”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法兰西白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有感于大英帝国人们废除奴隶运动的正义行为，于1788年2月19日在巴黎所创立，到1789年时，已有会员141人。

“黑人之友协会”的顾问是大英帝国的反奴隶制度的先锋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其宗旨是在全球推动废除奴隶制度，推动全民的人权、自由与民主。

赖蒙德本身是位混血儿，他出生在海地的圣多明戈，在1780年时，他不仅拥有100名非洲黑人奴隶，还是海地马隆群落的首富。他于1780年中到达巴黎，为海地的所有非洲黑人奴隶请命。

1791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包括所有法国海外殖民地在内的《民权法案》，赖蒙德即时带着这份法案返回海地，着手执行这件划时代的《民权法案》。他是1801年的《圣多明戈自治宪法》10人小组的成员。

奥戈是一位于1755年在海地圣多明戈出生的混血儿，他的父亲雅克·奥戈(Jacques Oge)，是在海地种植咖啡豆的法国人，他的母亲杰奎琳·奥塞(Jacqueline Osse)，是法国白人和非洲黑人的混血儿，独自经营肉类生意。奥戈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

奥戈有着四分之一的非洲黑人和四分之三的法国人血统，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身价百万的农场主，他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奥戈接手了他叔父的全部财产和自己父亲的部分财产，因而成为富人。

1790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奥戈正在巴黎出差，目睹了革命洪流的浩荡，有所觉悟，知道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洪流不可阻挡，又受到好友赖蒙德的鼓动，终于下定决心要为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争取自由平等与政治投票权。

1791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包括所有法国海外殖民地在内的《民权法案》后，奥戈与同志们返回海地，要求法国驻海地总督康德·布朗什朗德(Count De Blanchelande)执行之，但是受到布朗什朗德的严厉警告和威胁。

奥戈转向伦敦求助，他找到克拉克森商量对策，两人都认为用武力来推翻法国驻海地总督布朗什朗德的非法统治已经是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1790年10月8日，奥戈带着决心返回海地，策划军事起义，推翻布朗什朗德的独裁统治。他联合了曾经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退伍军人吉恩·巴蒂斯特·沙瓦纳斯(Jean-Baptiste Chavannes)等人，号召了300余名非洲黑人奴隶，与法国驻海地的殖民地政府干了起来。

可是毫无军事经验的奥戈，不可能是海地正规军的对手，其失败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1790年11月20日，革命军在海地西班牙领土桑托多明戈安什(Hinche)被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军围住，奥戈在得到了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军的特赦保证后，与他的23位同志全部举手投降。

奥戈相信了残暴的西班牙殖民地政府的特赦保证，其后果是严重的，他们全部被移交给了法国殖民地政府。1791年2月6日，他被五花大绑在木架子上，拉到海地圣多明戈拉开帷幕(La Cap)的公众市场上，任由刽子手恣意凌辱了一番，再将之用车轮压死后，悬尸示众。奥戈慷慨赴义，得年36岁。

奥戈之死，像一根丢向火药库的火柴，拉开了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的序幕。1791年8月22日在海地博伊斯凯南(Bois Caiman)，由巫毒巫师德提·布克曼(Dutty Boukman)主持了一场传统非洲土人的祭神活动。

布克曼在海地近代史上的地位，有点像中国清朝末年的陆皓东，他被历史学家公认为是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的发起人，是海地共和国的奠基者。关于布克曼的详细背景不清楚，他的出生年月日甚至他的死的日期，都没有准确的记录，只知道他在牙买加出生，他的双亲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

布克曼原本是属于大英帝国白人农场主的奴隶，后来被主人卖了给一位法国白人农场主，那位新主人又将他带到海地的甘蔗园，委任他为奴隶总管，负责训练新来的非洲黑人奴隶，他略为识字，可以读报和写信。

奥戈之死将整个海地非洲黑人奴隶的反抗暴政的情绪推向了爆发点，大家在平常的时候敢怒不敢言，如今在这场秘密的荒山野岭里，大家就毫无顾忌地一吐为快，众人越说越气，越气越说。在场的另外几位领导人塞西尔·费特曼(Cecile Fatiman)、乔治·柏亚索(George Biassou)、让诺·布里特(Jeannot Bullet)和吉恩·弗朗索瓦·帕皮伦(Jean Francois Papillon)轮流上场演讲，叙说着海地殖民地政府和白人奴隶主的种种残忍的暴行。

这几位都是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的先锋，也是海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尤其是柏亚索的暴烈性格和激情演讲，更将来自于25个非洲国家的300多位在场的非洲黑人奴隶的情绪，煽动得几乎接近爆炸的边缘。

根据公元十八世纪历史学家约翰·雷利·比亚德博士(Dr. John Relly Beard)于1853年在伦敦发表的关于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的名著《图森特·拉奥瓦拓尔的自传与传记(Toussaint L'Overture: A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中说，柏亚索这个人，脾气暴烈，整天疑神疑鬼，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好大喜功，有仇必报，骄傲狂妄，他喜欢名牌衣服、漂亮女人、纯酒与佳肴。

而布里特此人则心狠手辣，个性阴险，毫无怜悯之心，为了发动非洲黑人奴隶革命，当他下令屠杀法国白人时，毫不犹豫，也毫不手软。

1793年1月21日，法国大革命群众将法国皇帝路易斯十六(King Louis XVI)送上断头台，柏亚索觉得法兰西帝国没希望了，居然将他的手下全部卖给了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者，由于他带头宣誓向西班牙皇帝查尔斯四世(King Charles IV)效忠，因而得到西班牙帝国的恩宠与重用。

1795年7月22日，法国与西班牙帝国达成了《巴塞尔和平协议(Peace of Basel)》，将海地的圣多明戈交给法国，初期的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自然完蛋大吉。

革命尚在进行时，为了制造与殖民地政府有利的谈判气氛，柏亚索下令处决他的一位革命同志，罪名是他曾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亲手手刃了几位法兰西白人奴隶主。

1796年，柏亚索无法再在海地呆下去，他带着连哄带骗弄回来的钱，全家搬到佛罗里达的奥古斯丁(Augustine)定居，这位以反奴隶制度起家的所谓革命家，自己在佛罗里达奥古斯丁市购买了一大片农场，也购买了一大批非洲黑人奴隶，为自己图利。

1801年，好景不长，还没等到发财，柏亚索在一次醉后为了一件小事和奴隶们争吵了起来，被自己的非洲黑人奴隶乘机刺杀而死。

费特曼是一位来自非洲的黑人女巫师，她善于跳非洲女战神伊泽利·丹托(Ezili Danto)的战舞。1791年8月22日的祭神大典上，是由费特曼代表非洲女战神伊泽利·丹托给大家赐福和祈安的，也是由她代表丹图将象征王权的红主节杖(Royal Red Petwo scepter)授予包克曼的。

费特曼的丈夫路易斯·迈克尔·皮尔鲁特(Louis Michael Pierrot)是一位了不起的非洲黑人军官。在海地第一皇朝时，亨利一世大帝任命他为海地陆军中将，并册封他世袭的王子爵位。1845年4月16日，皮尔鲁特出任海地共和国总统，不到一年，于1846年3月24日被政变推翻。

皮尔鲁特和费特曼育有一位女儿，就是海地历史上著名的玛丽·路易丝·阿米丽亚·塞莱斯汀·皮尔鲁特公主(Princess Marie Louise Amelia Celestine Pierrot)，她的丈夫皮埃尔·诺尔·亚历克西斯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ierre Nord-Alexis)是海地的临时总督，兼任海地战争部部长。费特曼的家族是政治世家，她还是一位长寿之人，根据记录，她在海地圣多明戈拉开普活到112岁才去世。

在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中，再也找不出任何比布里特更变态、更残忍、更可怕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所谓革命家了。他是第一个拿起武器击杀白人奴隶主的非洲黑人奴隶，布里特长得又干又瘦又小，奸诈的小脸蛋上挂着一对死鱼似的小眼睛，冷酷的表情永远看不到一丝笑意，他是一个著名的胆大心细的伪君子。他的人生座右铭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他是海地革命党中最残忍、最没有人性的一位革命领袖。

布里特的出生年月日甚至他的死亡日期都无从考证。在1791年8月22日海地博伊斯凯南祭神大典之前，默默无闻，他痛恨所有的白人奴隶主，在海地革命爆发后，他将人性中最恶劣和丑陋的一面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根据一位侥幸没有被布里特残害致死，叫做蒙德·格罗西(Monde Grosy)的白人奴隶主后来回忆说，被他活抓住的白人奴隶主，比进一趟地狱还要糟糕。布里特将一位被活逮的白人奴隶主反绑双手，用钢钩子钩住他的下巴吊了起来，而只允许他的脚尖碰到地面，令他死活不得一段时间后，再用刀子将他慢慢地凌迟割死。

另外一位倒霉的白人奴隶主，被布里特用绳子反绑双手吊高后，用烧红了的拨钉钳子插进他的一只眼睛，过了一会，再用另外一只烧红了的拨钉钳子插进他的另外一只眼睛，脸上的肌肉，被烧得吱吱作响，焦臭之味，甚至在屋外就可闻到。

布里特把另外一位白人奴隶主的喉咙割破，当血涌如泉时，他居然用舌舔食之，他边舔边赞美道：“朋友，白人的鲜血又甜又香，好好地喝个够，这就是我们对压迫者的复仇方式，我向神发誓，绝不投降，绝不和平！”

海地革命军的首领们柏亚索、吉恩·皮埃尔(Jean Pierre)、巴皮隆和拉奥瓦拓实在是无法忍受布里特的残暴变态，用计将之诱至郊外，强行拘捕，五花大绑，现场乱枪射杀。

巴皮隆是一位长得英俊潇洒且有深度的混血儿，他没有受到多少的压迫，因为在压迫到来之前，他就逃之大吉了。成为深山的马隆群落后，他生活得悠游自在，酒色不断。海地革命成功后，巴皮隆对那些海地式的政治深痛恶绝，于是带着家人，远赴西班牙帝国的卡斯(Cadiz)定居，由于他对西班牙帝国的忠诚，被授予西班牙帝国陆军中将军衔，退伍后又被西班牙帝国政府委任为西班牙帝国非洲殖民地尼日利亚奥伦州(Oren)的总督，终其余生，没再踏上海地岛一步。

1791年8月22日在海地博伊斯凯南祭神大典时，包克曼对着超过300多名愤怒的非洲黑人奴隶说：

“真神创造了大地供我们居住，创造了太阳供我们温暖。神使海洋稳定，使雷声隆隆。我们的真神有耳聆听，他躲在乌云里看着我们。我们见证了白人强加予我们的痛苦，白人的神叫他们去犯罪，但是我们的神却叫我们为

善。我们的神太好了，他命令我们对那些犯罪复仇，他会引导和帮助着我们得到胜利。我们必须丢弃白人神那套毫无怜悯心的伪善，聆听我们真神发自内心的自由盼望。”

包克曼领导着大家向巫毒真神宣誓后，命令大家立即回去宰杀白人奴隶主。当天晚上，数十处的海地农场被放火烧毁，数十位白人奴隶主被非洲黑人奴隶屠杀，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是然大爆发。

海地殖民地政府立即出兵镇压，对任何参与暴动的非洲黑人奴隶现场格杀勿论。海地殖民地政府军队冲到山上拘捕了包克曼归案后，当夜就将他砍头，再将他的脑袋挂在闹市示众，希望能起到阻吓作用。可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不但没因包克曼被砍脑袋而消失，反而更见蓬勃。

法兰西帝国政府于 1792 年年底派遣莱杰·费利奇特·辛托恩纳斯 (Leger-Felicite Sonthonax) 率领着七千大军到海地，以法国政府特派员的名义执行两件任务：第一件是牢固海地的殖民地政府，第二件是执行法国议会于 1792 年 4 月 4 日通过的对所有海外殖民地全面平等的法律。

辛托恩纳斯是法国新共和党 (Girondist) 的主将。出身律师的辛托恩纳斯本来就是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黑人友协会的成员，他也是“法国雅各宾协会 (French Jacobin Club)”的会员和倡导废除奴隶制度的先锋，法国大革命就是由法国雅各宾协会带头发动的。

他到了海地后，发现当地的法国白人农场奴隶主是不会自动放弃他们手上的免费劳动力的，于是运用手上的 7 千正规军，武力执行，强力对付任何违反解放黑人奴隶的奴隶主，同时为了吸收更多的黑人奴隶参军，他在 1793 年 8 月 29 日不顾手下和顾问们的反对，毅然宣布解放在海地北部地区的非洲黑人奴隶，还予他们全部的权利和自由，又紧接着在 1793 年 10 月 9 日，宣布解放海地的所有的非洲黑人奴隶。

1793 年 2 月，法国与英国宣战，这个演变使辛托恩纳斯在海地的平等工作遇到了开展上的困难，大量的法国白人为了躲避灾难，纷纷跑到邻岛英属牙买加居住。

法国派驻海地总督弗朗索瓦·托马斯·吉尔博 (Francois-Thomas Galbaud) 因是主张奴隶制度的封建分子，而且素与海地的法国白人奴隶主有着深厚的交情，无论在公在私，他都觉得辛托恩纳斯是一位麻烦制造者，吉尔博从开始的敷衍到与辛托恩纳斯武力冲突，仅隔数月时间而已。

1793 年 6 月 20 日，双方人马为了争夺首都的控制权而厮杀一场后，60% 的海地法国白人奴隶主，随着吉尔博撤出首都。1793 年年底，海地全境的白人，不足 6 千人。

1794 年 2 月 4 日，“法国全国大会”确认法国议会于 1792 年 4 月 4 日通过的对所有海外殖民地全面平等的法律。

1794 年 5 月中旬，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图森特·拉奥瓦拓尔 (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 决定让自己久经训练的部队，参与辛托恩纳斯的阵线，共同联手镇压海地的白人农场主和马隆群落，海地的暴乱，已近尾声。

1796 年春天，巴黎的政局有变，辛托恩纳斯在改革的半道上被强逼着回国述职时，将法国驻海地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了拉奥瓦拓尔。这是在法国和海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非洲黑人奴隶出身的人，出任指挥法国白人军队的指挥官，自此拉奥瓦拓尔的威名远播。

等到辛托恩纳斯返回海地时，法兰西委任的新海地总督加布里埃尔·马里·西奥多·约瑟夫·康特·德乌德维尔 (Gabriel-Marie-Theodore-Joseph Comte d'Hedouville) 已经被拉奥瓦拓尔用军事行动强行赶走。

在海地非洲黑人奴隶革命中，没有人能有乱世枭雄拉奥瓦拓尔那么辉煌的功绩。他于 1743 年 5 月 20 日在海地的杜诺德平原(Plain Du Nord)出生，他的父母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他的主人姓柏尔达(Breda)，所以他叫做“图森特·柏尔达”，长大后耻以奴隶主之姓为姓，故改为“图森特·拉奥瓦拓尔”。

乱世出英雄，拉奥瓦拓尔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却领着 4 千名非洲黑人奴隶军，将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海地本地的白人奴隶主打得落花流水。他没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却能读法文和西班牙文，善于运用谋略和武力，逼走了趁火打劫的英国人，打走了授他少将军衔的西班牙人，吓跑了法国派来的总督。

1798 年，拉奥瓦拓尔通过谈判，允以将海地对英美两国开放贸易市场的条件，哄走了大英帝国的侵略军，大英帝国军队临撤退时告诉拉奥瓦拓尔说，大英帝国可以承认他为海地的皇帝，条件是只要他在海地保住非洲黑人奴隶制度，拉奥瓦拓尔笑而不答。

法国驻海地总督德乌德维尔被赶回法国后，拉奥瓦拓尔知道祸事的到来，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在这段时间，他挥军打平了岛内的最大对手安德烈·里戈(Andre Rigaud)。

里戈本来是拉奥瓦拓尔的同志，两人曾经联手共同打击前来趁火打劫的大英帝国侵略军。里戈是一位有着强力领导才能的民间领袖，手下猛将如云，其中有两位大将亚历山大·培信(Alexandre Petion)和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i Christophe)，这两人双双成为后来海地共和国的前后任总统。

里戈出身富裕的马隆群落，家族是拥有大批非洲黑人奴隶的咖啡豆农场奴隶主，一直反对拉奥瓦拓尔的解放非洲黑人奴隶制度运动，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机在海地占地称王。

当辛托恩纳斯宣布将军权移交给非洲黑人奴隶出身的拉奥瓦拓尔，而不是出身富裕的马隆群落的自己时，里戈盛怒不已，立即宣布他不承认这个错误的决定，拉奥瓦拓尔与里戈之间的争权斗争，翻到台面之上，两方面的人马，都认为用武力手段来解决矛盾已经是唯一的选择。

1799 年 6 月初，拉奥瓦拓尔带着大军在海地贾米勒(Jamel)与里戈决战，双方皆全力以赴，一连八个月，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伤亡数万，最后以里戈夜遁法国，拉奥瓦拓尔惨胜来结束这场海地历史上最大的内战，史称“亮刀战争(War of Knives)”。

里戈的运气一直不太好，把海地给弄丢了后，狼狈不堪地逃回法国，可是在返回法国的半道上，碰到了到处要寻找可以打击法国人的大英帝国战舰，于是将他押回英国，关在牢里长达九年之久。1811 年英法交换战俘时回到法国，1812 年被派到俄罗斯作战，伤重致死，时年 59 岁。

里戈从海地南部销声匿迹后，拉奥瓦拓尔派他的副将吉恩·雅克·德萨利纳斯(Jean-Jacques Dessalines)前往海地南部，用强硬的武力手段，整肃了里戈的余党余毒。这一派遣，不但又派出了一位新皇帝，也使南海地的人们如惊弓之鸟，吓得纷纷出逃，数以万计的海地难民，涌到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New Orleans)，这就是在新奥尔良有那么多的法裔海地难民的原因。

1799 年 5 月 24 日开始，拉奥瓦拓尔接手了被赶走的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宣布解放所有的非洲黑人奴隶，自此整个海地岛成为在拉奥瓦拓尔统治下的一个政治实体。

拉奥瓦拓尔在海地岛内扫平群雄后，立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起来，他匆忙地撰写与颁布了一份《海地宪法》，下令于 1801 年 7 月 7 日开始生效。这份所谓的《海地宪法》，授予拉奥瓦拓尔他自己绝对无上的权力和终身的统治权，于是一夜之间，拉奥瓦拓尔变成了一位没有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的海地的最高统治者。

不断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成就，使拉奥瓦拓尔得意到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他给法国的最高领袖拿破仑写了封口气大大咧咧的信，“这是第一黑人致函给法国第一白人”，声明他自己还是一位法国人，还是效忠于拿破仑的，并请他确认自己在海地的政治地位和最新的《海地宪法》。

可是拉奥瓦拓尔再聪明，也聪明不过那位久经沙场又精于权术的法国独裁皇帝。拿破仑首先假装答应了他的要求，立即发出对他在海地地位的确认书，将他的戒心松弛掉，然后出其不意，派出自己的妹夫查尔斯·勒克莱尔将军 (General Charles Leclerc) 率领着 45 艘法国海军战舰，载着 4 万名精兵，于 1802 年 1 月 20 日浩浩荡荡地突然掩至。

当勒克莱尔将军的战舰群出现在海地岛外海时，拉奥瓦拓尔才发现上当受骗，于是匆忙停止所有的庆功宴会，调兵迎战。双方在海地岛上拉锯了三个月，拉奥瓦拓尔已经逐渐抵挡不住，尤其是自己的军官们不停地逃叛到勒克莱尔将军那里，更使他意识到自己即将到来的下场是什么了。

拉奥瓦拓尔派出谈判代表向勒克莱尔将军提出法国将不在海地复辟奴隶制度，作为自己全面退休的交换条件，勒克莱尔将军虚与蛇委，佯称允之。1802 年 5 月 7 日，双方在海地海地角 (Cap-Haitien) 签字成交，史称《海地角协议 (Treaty of Cap-Haitien)》。

拉奥瓦拓尔天真地相信了法兰西帝国的签字，可是勒克莱尔将军却不相信拉奥瓦拓尔真的会全面退休。三个星期后的一个深夜，勒克莱尔将军依照临行前拿破仑的密令，找了个可以使拉奥瓦拓尔气得发疯的荒唐理由将他拘捕起来，连夜送上战船，押赴法兰西帝国受审。

拉奥瓦拓尔于 1802 年 7 月 2 日抵达法国，于 1802 年 8 月 25 日被判刑终身监禁，押至法兰西杜布斯“侏罗山监狱 (Mountain Jura, Fort-de Joux, Doubs)”服刑。拉奥瓦拓尔在 1803 年 4 月 7 日，连怨气带肺炎发作而死在法国人的黑牢里，享年 59 岁。

勒克莱尔是一位法兰西帝国名将，他在法国历史上有两件事是被后世人所经常谈论的：一是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波琳·波拿巴特 (Pauline Bonaparte) 为妻子，一是他的凶残和毒辣个性。

这位只活了 30 岁零 7 个月便病死在海地的法国陆军少将到了海地，观察了一段实际情况后，在写给拿破仑的密报上说：“既然我在这里剩下唯一方法的就是恐怖手段，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去使用它。我们必须摧毁掉这里的黑鬼，不论是男是女，只要是 12 岁以上的，全要杀掉；而在平原上的黑鬼，最少也要杀掉一半。估计如果要吧圣多明戈恢复到以前的常态，最少要屠杀掉 3 万名黑鬼才行。”

其残暴嘴脸，于此可见一二。勒克莱尔在海地，用尽了一切的恐怖手段来处理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抗暴囚犯，活埋、水淹、刀割、火烧和环吊，无日无之。

有一次，勒克莱尔邀请了一百多位海地的自由非洲黑人名流来参加他的舞会。到了午夜，正在大家喝得起劲时，勒克莱尔邀请所有的男宾客到外面喝酒，然后调转身回来突然向留下来的女宾客们宣布：她们的丈夫是叛乱分子，要立即加以处决，还没等到这些穿得华丽整齐的女士们搞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时，外面的枪声已经响起，参加宴会的黑人海地男性，一个不剩，全部屠杀殆尽。

拉奥瓦拓尔的对策是一命偿一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恐怖对付恐怖。勒克莱尔每杀一个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他就刺杀一名法兰西帝国白人，一时间，整个海地岛处在一个恐怖的地狱世界里。

勒克莱尔为了告诉拉奥瓦拓尔自己没有这个被这个消息吓倒，在郊区挖了一个大泥坑，召集了当地的居民来看热闹，当众一下子活埋了 500 名拉奥瓦拓尔的游击队俘虏，希望借此来阻吓更多的反抗运动。

第二天，拉奥瓦拓尔也在他的地盘，一口气吊死了 500 名法国降兵，作为报复。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游击队和反抗军，与法兰西帝国的仇恨，越结越深，越结越大。

勒克莱尔虽然用阴谋诡计活抓了拉奥瓦拓尔，但是却没法制服得了德萨利纳斯，因为他比拉奥瓦拓尔更厉害，更难对付。从海地的殖民地历史中，从拉奥瓦拓尔的例子中，德萨利纳斯知道了对付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磨刀，而不是叩头。

勒克莱尔在 1802 年 11 月 1 日病死海地后，由比他更凶残更残暴的多纳西安·马里·约瑟夫·德维默尔·德·罗尚博将军 (General Donatien-Marie-Joseph de Vimeur de Rochambeau) 接手他的位置，继续在海地耍狠，可是他的运气比他的前任差多了。他是一位由基层干起的军人世家，他和他的父亲都曾经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他的儿子也是后来法国的陆军将军。

1803 年 11 月 18 日，德萨利纳斯在当年拉奥瓦拓尔向勒克莱尔将军签署降书《海地角协议》的海地角，将罗尚博的大军杀得鬼哭狼嚎，鸡飞狗跳，几乎全军覆灭。

罗尚博被德萨利纳斯吓得连头都不敢回，就乘船飞快地离开海地，返回法兰西交差去了。从此以后，海地人定了每年的 11 月 18 日为“陆军胜利日 (Day of Army and Victory)”。

罗尚博狼狈逃出海地后，留在海地观望局面的法兰西帝国的白人们开始了他们的噩梦与厄运。为了报复法兰西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德萨利纳斯下令在海地全岛屠杀所有能够看到的法国白人。

在 1804 年 1 月 1 日后的一星期内，海地革命军在法兰西角屠杀了 2 千名法兰西帝国白人，在太子港屠杀了 800 名法兰西帝国白人，在杰里米 (Jeremie) 屠杀了 400 名法兰西帝国白人。德萨利纳斯看到这个报告后，满意地宣布：“我们对付法兰西帝国这些吃人肉家伙的方法就是战争对战争，犯罪对犯罪，暴行对暴行。”

对法兰西帝国的拿破仑来说，1803 年似乎是流年不利的一年。在同年的 4 月，在美洲大陆的路易斯安那被美国买走，在海地的利益又被打走，自此法国在北美洲没有立足之地。为了在北美能够找到一个立足点，法兰西帝国看上了加拿大魁北克，至今为止，法国尚且没有放弃对魁北克的政治野心，企图重发昔日海地的发财春梦。

德萨利纳斯原本是拉奥瓦拓尔的副将，曾同时在法国军队里共事，拉奥瓦拓尔被拿破仑绑架回法国后，他接管了拉奥瓦拓尔的游击队和残余力量，继续反抗法兰西帝国。

德萨利纳斯虽然是海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深受部分海地人民的尊重，甚至有人称之为“海地共和国之父”，然而此人是个个人野心极强而且思想封建顽固之徒。

德萨利纳于 1758 年 9 月 20 日在海地圣多明戈出生，双亲是非洲黑人奴隶。出生时的名字是“吉恩·雅克·杜克洛 (Jean-Jacques Duclos)”，“杜克洛”是他法国白人甘蔗农场奴隶主亨利·杜克洛 (Henry Duclos) 的姓，在他三十岁时，德萨利纳斯被转卖给一位叫肯·德萨利纳斯 (Kim Dessalines) 的自由黑人，自此改姓为“德萨利纳斯”。

德萨利纳斯替他的新主人工作了三年，在 1791 年的海地奴隶暴动时，他离开了农场，跟随柏亚索参加革命去了。德萨利纳斯暴富后，把德萨利纳斯叫到自己的家里为奴，其狭窄心胸，于此可见一斑。他有两个弟弟，路易斯·杜克洛 (Louis Duclos) 和约瑟夫·杜克洛 (Joseph Duclos)，两人在德萨利纳斯发迹后，也跟着改姓为“德萨利纳斯”。

1803年11月18日，德萨利纳斯率领着5千名游击队，在海地维特里(Verviers)将拿破仑派在海地最后的1万6千名大军全部歼灭，自此法国势力在海地的殖民地残暴统治彻底完蛋，不复存在，历史学家称此战役为决定海地前途的“维特里大战(Battle of Verviers)”。

1804年1月1日，德萨利纳斯在海地岗奈福斯(Gonaives)宣布独立，放弃老的“圣多明戈”名字，成立“海地共和国”，是为西方美洲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洲黑人奴隶建立的独立共和国。

海地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地方，刚离龙虎洞，又进豺狼窝。海地老百姓还没兴奋完他们的新生共和国，祸事就发生了。1804年9月22日，德萨利纳斯居然逆天行事，自我称王，宣布成立“海地王国(Kingdom of Haiti)”，建都海地拉普。1804年10月6日，他在海地拉普举行登基大典，自封为“海地王国雅克斯大帝(Jacques I of Kingdom of Haiti)”。

1805年5月20日，德萨利纳斯颁布《海地帝国宪法(Imperial Constitution of Kingdom of Haiti)》，这部所谓的宪法有三大特点，一是允许德萨利纳斯他自己为海地帝国的终身皇帝，有安排继承人之权；二是不允许任何白人在海地帝国拥有任何的土地权；三是宣布海地帝国乃一全黑人的帝国。

三十年的奴隶生涯使德萨利纳斯恨透了所有的白人，这下子可以消除掉他心中的怨气和怒气，然而气是消了，但是实际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德萨利纳斯登基后，立即面临着所有农场都严重地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奴隶没有了，奴隶解放了，奴隶自由了，但海地赖以生存的农场也没有劳动力了。

德萨利纳斯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他制订了一系列的所谓严厉的劳动法，限制农场工人的权利和生活，于是海地帝国的工人，在这位德萨利纳斯陛下的阴谋策划下变成了没有奴隶名义的实际奴隶，甚至比前奴隶还要奴隶的新奴隶。这种复辟，使海地的人民又回到了黑暗的殖民地年代去了，这也导致全国人民对德萨利纳斯的怨恨和愤怒。

1806年10月17日，德萨利纳斯在征伐叛乱的途中，路过海地颇特诺兹省太子港(Pont-Rouge)，到培信家中做客时，被他和克里斯托弗两人设计了一个关门打狗的陷阱，将他在客厅里乱枪射死。“海地王国”自此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有一位叫做蒂菲丽(Defilee)的前非洲黑人女奴隶，见到这位“陛下”的死相，实在是有点可怜，于是将他已经被打成数块的尸体，分开几次拖到后花园埋掉，也算是做了一件善行。

克里斯托夫在1807年2月17日当选为海地共和国总统，干了4年的海地共和国总统后，觉得不够过瘾，又在1811年3月26日自封为“海地王国亨利大帝一世(Henri I, King of Haiti)”。

克里斯托夫当了皇帝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不太好玩而且是玩不转的游戏，不但没有“臣民”拥护他，也没有钞票来落实他的王朝梦想，皇朝的债务和军警粮饷的压力，使他愁得惶恐不可终日，整天提心吊胆，深恐被政敌暗杀。

不出几年，民穷财尽，众叛亲离，盗贼四起，加之来自各地的威胁和压力，使这位所谓海地皇帝陛下，穷苦潦倒，寸步难行，于1820年10月8日，自己用一把装有银子弹的手枪，结束了他的海地王国美梦，也结束了他自己年仅53岁的生命。

海地在非洲黑人奴隶革命成功后，共出现过两次复辟，但这两位都是非洲黑人奴隶出身的“陛下”都不得好死，一个被杀，一位自裁，死法有异，结局却一样。

纵观海地的历史，我就找不到一个有理想有魄力而为海地人民着想的领袖，所冒出来的头子，不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就是嗜好独裁的暴君，是天理的循环？还是死神对这个贫穷落后的全黑人岛屿的诅咒？（待续）

2011年5月4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